

非洲哲学研究的困境 与文明多样性的实践路径

胡朋志

内容提要 历经 80 年发展，非洲哲学研究仍不算成功，这不仅表现为“非洲哲学”之名仍备受争议，更表现为其研究实践中呈现出本质化、知识殖民化和去历史化三大困境。本质化强化了非洲哲学及其背后非洲文明的“他者”身份，知识殖民化造成非洲学科建设对西方过度依赖，去历史化使得非洲的“现代”远离其“传统”。这些困境的根源在于：主观上，非洲学者缺乏文化自信；客观上，他们没有基于非洲实践提出有价值的新问题，而是急于自我求证却又迟迟得不到世界认可，从而呈现出一面固化自我、一面又委曲求全的矛盾实践路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格局从单极走向多极，文明多样性实践愈发重要，需要立足“所在之地”“自下而上”开展研究。“所在”视角之下，非洲哲学研究既是一门学科，也是推进文明多样性的实践路径，其关键在于立足非洲现实，提出源于非洲情境的真实问题。哲学研究者越是了解所在之地，就越有能力提出新的问题，生成新的想法，越有能力开展不同区域哲学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就越有可能为哲学普遍性和文明多样性作出贡献。这一研究对于理解本土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推动全球哲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非洲哲学 文明多样性 本质化 知识殖民化 去历史化

作者简介 胡朋志，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绍兴 312000）。

从 20 世纪 40 年代《班图哲学》^① 的出现算起，非洲哲学研究开展已近 80 年，但整体来看仍未尽如人意。当前非洲文学^②、非洲艺术等已被世界广泛接受，非洲哲学研究者却还在争论什么才是“非洲哲学”的判定标准。^③ 因此对非洲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梳理，可以为世界文明多样性实践提供思考和借鉴。

非洲哲学史的书写现状

当前有关非洲哲学的讨论基本指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本文亦是如此。但是，这样做肯定会招致批评，因为北非的古代文明相对发达，还涌现出奥利金（Origen）、德尔图良（Tertullianus）和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nctus Aurelius Augustinus）等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理应被纳入讨论。以埃及为代表，北非自古就是文明、富庶之地，黑格尔在讨论非洲时也将埃及区分开，他说：“非洲不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它没有展现出任何的前进和发展……埃及不属于这类非洲。”^④ 康奈尔大学教授伯纳尔（M. Bernal）的著作《黑色雅典娜：古代文明的亚非之根》将埃及文明视为古希腊文明的主要来源之一，突出了埃及文明的历史性和原创性。^⑤ 如果将埃及等地归入非洲文明范畴，那么非洲文明史就会有“迹”可寻，其哲学也很值得期待。

以埃及文明来拓展非洲文明的历史和版图本无可厚非，但是相对于其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及其与两河流域文明的交流，埃及文明对广袤非洲的影响比较有限。以埃及文明为核心的非洲古代文明重构虽然重要，但是代表性不足。就更广泛的非洲本土哲学而言，维雷杜（K. Wiredu）认为其还处于发展之中：如果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传统，非洲哲学史仍不应该被书写；如果被强行书写，无论是理

① 该书被普遍认为是非洲哲学研究的起始之作。《班图哲学》由法语写成，最初于 1945 年出现在刚果的伊利萨白维尔（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南部城市卢本巴希的旧称），随后由刚刚成立的非洲存在出版社（Présence Africaine，位于巴黎）于 1949 年出版，并由当时黑人性运动（Negritude movement）的核心人物迪奥普（Alioune Diop）作序。

② 自 1957 年阿尔及利亚作家阿尔贝·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目前已经有 7 位非洲作家获此殊荣。

③ J. O. Chimakonam, *Ezumezu: A System of Logic for African Philosophy and Studies*,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19。书中不仅列举了 8 个现有标准，作者还提出自己的第 9 个标准。

④ G. W. F.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Dover, 1956, p. 99.

⑤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论还是实践，其中的分歧过大，也难以指向同一个传统。^① 维雷杜的认识与事实基本相符，直至1972年，非洲学者斯梅（A. J. Smet）在整理非洲哲学书目时仍未能找到任何有关非洲哲学史的著作。此前，福德（D. Forde）在1954年编辑出版了有关非洲人世界观念的论文集《非洲的世界》，福蒂斯（M. Fortes）和迪耶泰朗（G. Dieterlen）在1965年编辑出版了《非洲思想系统》，这些书中记录了非洲人对宇宙、世界、自然、人生、价值的认识，但都没有冠以哲学之名。

泰勒（C. Taylor）提出不同观点，他认为哲学就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某种对事物的看法，是对现实的反思，因此哲学要打破对原始模式和组织原则的默认，回溯历史，反思起源，“这就是为什么哲学不可避免地是历史的原因”^②。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萨姆纳（C. Sumner）收集了埃塞俄比亚早期哲学思想，整理编纂出版了系列著作。1984年诺伊格鲍（C. Neugebauer）出版《非洲哲学导论》，发掘整理了部分阿肯哲学、埃塞俄比亚哲学等本土哲学，并介绍了恩克鲁玛（F. Nkrumah）、尼雷尔（J. Nyerere）、桑戈尔（I. Senghor）、维雷杜等本土哲学家。1989年金永戈（J. Kinyongo）出版《非洲与非裔美国哲学的显现》（*Epiphanies de la Philosophie Africaine et Afro - Américaine*），介绍了古代埃及、努比亚哲学以及非洲伊斯兰哲学等。诺伊格鲍的讨论以非洲英语圈（Anglophone）为主，金永戈的讨论以非洲法语圈（Francophone）为主，这两个“圈”除了使用语言不同之外，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重分析，后者重阐释；前者关注本体论等学院派标准下的学科专业化路径问题，后者则试图将非洲哲学研究人类学化。^③ 随后出现了一些更全面的著作，如奥苏阿古（M. Osuagwu）的《非洲哲学当代史》（1999年）和《早期中世纪非洲哲学史》（2001年）、奥贡莫代德（F. Ogunmodede）的《非洲哲学古今史》（2004年）等。这些综合类史书基本上都延续了西方对历史的一般划分，即古埃及时期、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现代和当代，这既不符合非洲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能反映非洲哲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以姆丁贝（V. Y. Mudimbe）、马索洛（D. Masolo）为代表，另一些非洲哲学研究者放弃以编年方式撰写非洲哲学史，而是直接以探源的姿态，以反思为方法，重构非洲哲学。姆丁贝的著作《非洲的发明》，以福柯知识考古的方式探索

① K. Wiredu, "On Defining African Philosophy," in C. Neugebauer (ed.), *Philosophie, Ideologie und Gesellschaft in Afrika*, Peter Lang, 1989, p. 91.

② C. Taylor, *Philosophy and Its History*, 1984. 转引自 J. Obi Oguejiofor, "African Philosophy: The State of Its Historiography," *Diogenes*, Vol. 59, No. 3-4, 2012, p. 140.

③ Sanya Osha, "Textures of African Thought: Analyticity and Apologia," *Diogenes*, Vol. 59, No. 3-4, 2012, p. 158.

非洲知识的起源和发展；马索洛的著作《寻求身份认同的非洲哲学》，从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和黑人人性运动（Negritude movement）出发，追溯黑人遭受不公待遇的屈辱历史，探讨黑人文化、黑人性的认同之路。整体而言，非洲哲学史仍未获得充分认可，姆丁贝在书中提出非洲传统思维体系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包括哲学；另一位非洲哲学家奥科洛（C. B. Okolo）也断言：“当前来看，（非洲哲学研究）肯定是形成于二战之后。”^①

殖民与反殖民实践中的本质化追求

西方哲学家如洛克、休谟、康德、黑格尔、密尔等人都曾对非洲进行恣意贬低。休谟说：“我倾向于认为黑人，以及其他人种，在本质上就劣于白人。”^② 康德认为：“非洲黑人天生所思所感就微不足道。……在白人和黑人两个人种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差异在心智能力上的表现就如同在肤色上的表现一样明显。”^③ 黑格尔直接否认非洲人具有理性和道德，也否认非洲人的信仰，他称非洲人是生活在“黑暗大陆”上的落后人种，“黑人的具体特征很难理解，当说到黑人时，我们必须放弃我们思想中常用的原则——各种普遍性对他们完全不适用。”^④ 在这些哲学家眼中，白人与黑人之间存在本质差异，相对于西方白人，非洲黑人本质低劣，永远不可能达到白人所具备的知识与思想水平。哲学家们的观点在 20 世纪初似乎被“证实”。以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 Levy - Bruhl）为代表，西方人类学家对非洲进行了近 30 年的研究，认为殖民者发现非洲时，非洲人仅拥有“原始心智”（la Mentalité primitive）^⑤，完全无逻辑可言；而西方人拥有的是理性心智，它基于逻辑运行，追求因果关联。列维－布留尔因此将非洲称为“前文明”时期的地带。不仅如此，在列维－布留尔的描述中，这种原始文化和思想状态已成定式，表现为一种融合了原始人思想、概念和宗教的“集体表象”，不会再向前发展，不会自发形成类似西方理性、科学的人类文化。依此结论，西方的殖民和“教化”成为非洲大陆摆脱原始状态的唯一道路。

非洲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殖民和反殖民的双重任务，殖民是殖民者研究

① C. B. Okolo, *African Philosophy: A Short Introduction*, Enugu: Cecta, 1993, p. 27.

②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146 - 147.

③ I. Kant, "On the Different Daces of Humankind," in Earl W. Count (ed.), *This Is Race: An Anthology Selec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the Races of Man*, New York: Shuman, 1950, p. 21.

④ G. Hegel,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New York: Dover, 1956, p. 93.

⑤ 转引自 E. E. Evans - Pritchard, *Theories of Primitive Religi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80, p. 80.

的目的，反殖民是非洲本土哲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无论是以殖民为目的，还是以反殖民为使命，两者有一个共性，即都致力于证实非洲与西方存在本质不同，这种本质化的差异既是殖民的工具，也是反殖民的武器。

20 世纪初，殖民者率先提出了包括“班图人的哲学”等几类本土“哲学”，至 30 年代，布丽尔斯福德（V. Brelsford）等人提出“原始哲学”（Primitive Philosophy, 1935）、“野蛮人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Savage, 1938）等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证实非洲存在哲学，而是为了对非洲的本质加以界定，以哲学之深刻来证明非洲与西方在人种、文化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公认的“非洲哲学”研究起始于比利时传教士唐普尔（P. Tempels），其所著《班图哲学》被认为是第一本非洲哲学著作。唐普尔是一位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他主动走近刚果民众，与当地人的生活，还学会了当地语言。但他的写作目的也很明确，即为传教和服务于比利时政府的殖民活动。他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很自信，认为这是白人用以理解黑人的最佳工具。唐普尔认为班图哲学的核心是本体论，可被概括为：“力量是存在的本质，力量就是存在，存在就是力量。”^① 他对“力量”及其拥有者进行了分层，从上往下依次为：（1）神灵/造物主，是力量的来源；（2）人类祖先，是力量的最初接收者；（3）死去的人，是力量的传输链条，以精神形态存在于部落当中；（4）活着的人，是核心力量的真正拥有者；（5）动物、植物、矿物等。^② 力量可以在不同层次之间流动。唐普尔在论述中还做出两点额外补充：第一，为班图人的世界设置了唯一造物主，他创造了一切存在，是一切力量的来源，从而与基督教保持一致；第二，将白人纳入班图的本体论体系，并且认为白人因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在力量层次中高于黑人，可以限制后者对关键力量的获取，从而为殖民统治提供辩护。唐普尔最后还不忘强调，虽然这些本体论思想源自班图人的认知积累，但是，“我们才有能力使用精确的语言帮助他们描述内心深处对于存在的理解”^③。殖民者的优越感溢于言表。

本质化追求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非洲反殖民抗争中，代表人物包括桑戈尔、恩克鲁玛、尼雷尔等，他们既是哲学研究者，也是非洲各国的政治领袖，是各国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他们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力图医治殖民统治给非洲人留下的的心灵创伤，重振非洲人的民族自信，团结一致争取独立。为实现这一目标，从哲学层面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证明非洲人具有不同于西方人的本质属性。黑人性（negritude）、非洲性（Africanity）、非洲主义（Africanism）等概念

① P. Tempels, *Bantu Philosophy*,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1959, p. 35.

② Ibid., pp. 41 - 43.

③ Ibid., p. 36.

在此类研究和实践中被创造出来，以强化非洲民众对非洲本土的认同。桑戈尔的总结最具代表性，他说：“事实上，我一直在想印欧人和非洲黑人处于两个极端：主观与客观、推理与直觉、概念思维与形象思维、反思与情感。”^①

比《班图哲学》的写作时间稍晚，20 世纪 30 年代初，一群非洲留学生聚集在巴黎发起了一场“黑人性运动”（Negritude Movement）。这场运动受到美国“哈莱姆复兴”（Harlem Renaissance）^② 的影响，后者最关键的作用是唤醒了黑人的种族意识，而这样的意识只能由种族及其文化的特殊性来支撑，黑人性运动的主要目标亦在于探索并强化这种特殊性，最终确立非洲黑人的文化身份。桑戈尔等人认为黑人的优势正是情感、热爱和集体精神，这些都是非洲的宝藏所在，是非洲人民一直以来追求的“圣杯”。相对于西方世界枯燥的理性和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学、物化的社会，非洲社会生活建立在直觉基础之上，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情感之于黑人就如同理性之于希腊人……从某个角度来说，黑人胜在天赋而不在于著作文本。”^③

黑人性运动包含两种诉求：第一，主张非洲黑人的特殊性，明确差异；第二，强调非洲黑人性的普遍意义，寻求认可。20 世纪上半叶，黑人性运动对于唤醒非洲民众、推动民族独立的确起到不可取代的作用。正如索因卡（W. Soyinka）所述：“‘黑人性’为非洲人所要找寻的非洲性提供了一个最富吸引力的概念表达。要知道在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前，非洲人甚至都还没有意识到‘非洲性’的存在。”但是，他同时指出，“黑人性运动声势巨大、句法夸张、行事方式激进，这些做法也将其置于批评之中。”^④ 从客观上来说，黑人性运动过度强调非洲特殊性，过度强调人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利于文化交流，不利于文明多样性实践。

本土哲学研究实践中的知识殖民化倾向

哲学传统的形成及其书写需要历史积累，但文字记录缺失、发展相对落后和

① Leopold Senghor, *Liberté* 3, 1977, p. 148. 转引自 Lansana Keita, “Contemporary African Philosophy: The Search for a Method,” *Diogenes*, Vol. 33, No. 130, 1985, p. 108.

② “哈莱姆复兴”是指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的一场文学变革，以纽约哈莱姆黑人聚集区为中心，以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等人为代表。哈莱姆复兴改变了文学艺术作品中黑人温顺服从的形象，展示了黑人的自信和种族自豪。

③ L. Senghor, *Myth, Literature and the African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29.

④ Ibid., p. 26.

数百年被殖民的历程使得非洲历史一直未得到有效书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整合全球资源，历经 16 年编写了 8 卷本著作《非洲通史》^①，希望填补非洲历史研究的空白。该著作于 1981 年出版，在其前言中，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Amadou – Mahtar M’ Bow）坦言撰写非洲历史艰难、资料匮乏，所以只能依据考古发现、口头记录以及大量的阿拉伯语、西方语言等外来记录，在具体内容上，着墨最多的也是埃及、北非和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渗入与传播等。持悲观态度的非洲学者甚至认为，“非洲人未能创造自己的历史。”^②

知识殖民化是指非洲学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过度依赖西方知识体系的现象及其后果。此类研究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以西方哲学知识体系为依据；第二，以非洲本土传统文化为内容；第三，以寻求西方认可为目标。非洲大陆自主知识积累不足，为了快速寻求认可，以人种哲学（ethnophilosophy）研究为代表，早期非洲哲学研究者采用了“你们有，我们也有”的求证式做法，试图以最快捷的方式实现和西方哲学最大程度的对接。在具体操作中，本土哲学家依据自身对本土语言、文化及居民的熟悉，尝试借助非洲日常会话和民间传说，通过口头交流、语言分析、实地考察等方式发掘蕴含于非洲传统的哲学思想。本文以三位本土哲学家卡加梅（A. Kagame）、姆比蒂（J. Mbiti）和奥鲁卡（H. O. Oruka）为代表展开讨论。

卡加梅是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因为在多个领域成就卓越，被称为“当代非洲思想的巨人”。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是唐普尔的学生。早期他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基于语言分析印证了唐普尔在《班图哲学》中的主要观点。卡加梅认为哲学是文明的根基，非洲哲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那些非洲传统中存在已久的哲学原则加以理论化、系统化。因为非洲缺乏书面文字传统，研究者只能以口头语言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本土语言中的习语、传说、寓言、诗歌等，通过分析这些口头语言的结构和其中的概念来进行研究。卡加梅的主要成就是依据西方哲学模式从班图文化区域内的卢旺达语中归纳出 11 个词类，再依据这些词类限定词的差异归纳出 4 种基本的哲学范畴，分别为“人”（Umuntu）、“事物”（Ikintu）、“时空”（Ahantu）、“方式或形态”（Ukuntu）。他认为这 4 个

①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81. 该书 1981 年在巴黎首次出版，其后翻译成多国语言分别在英国、法国、日本、美国、尼日利亚等地出版，中文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3 年出版。

② [喀麦隆] 恩科洛·福埃：《非洲哲学的多重政治性——解放、后殖民主义、解释学和治理》，陆象淦译，《第欧根尼》2014 年第 2 期，第 3 页。

范畴涵盖了班图人理解中的全部世界。^①在这 4 个范畴中明显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影子，这也正是卡加梅的目的所在，即通过这一分析论证非洲也存在和西方一样的抽象概念和形式逻辑，从而证明非洲传统文化中存在类似于西方的哲学原则。

姆比蒂是一位神学家，出生在乌干达，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其主要著作也都与宗教有关，包括《非洲的上帝概念》《非洲宗教与哲学》等。姆比蒂希望通过对非洲的实地调查和语言分析来论证非洲存在宗教，并且这一宗教与基督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指出在非洲传统社会中人皆有宗教信仰，所以在非洲“存在即宗教”^②。同时，虽然非洲各地信仰不同，“但无一例外，人们都有作为至高存在的上帝观念”^③。因此，就其本质而言，基督教在非洲早已存在，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本地化的、传统的、非洲的宗教”^④。

奥鲁卡是“贤人哲学”（Sage Philosophy）^⑤研究的开创者，并持续专注于此 20 多年（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至 20 世纪末），他要证明的是传统非洲也存在类似于西方“哲人”的“贤人”。奥鲁卡认为，“贤人”（Sage）对应肯尼亚罗奥语（Luo）中的“Japaro”，意为“思想者”，这些人一般是当地人遇到问题时可咨询的对象，被认为会给出专业意见，尤其是道德、精神等方面的建议。贤人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持续关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道德问题和经验问题，并且能够提供富有洞察力的解决方案；^⑥第二，会对社会通行的信仰、观念严加审查，会论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奥鲁卡带领自己的同事和学生精心挑选出的贤人进行访谈，再对访谈收集到的内容进行整理分析，参照西方哲学的要求提炼其中包含的本土哲学思想，希望证实非洲“哲学贤人”的存在。^⑦

通过诸多学者的努力，非洲知识的现状如何？姆丁贝认为很不乐观，外部知识以及来自外部的知识发现程序被过度倚重，非洲自身对知识的贡献日益衰减，无论是西方观察者还是非洲本土学者在进行研究时采用的都是西方知识框架和概

① 转引自张宏明：《非洲“人种哲学”研究的先驱——卡加梅哲学思想解读》，《西亚非洲》2001 年第 4 期，第 60 页。

② John Mbiti, *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0, p. 2.

③ Ibid., p. 29. 有关非洲的“上帝”观念，可以参见姆比蒂的另一本专著，J. Mbiti, *Concepts of God in Africa*,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Inc., 1970.

④ Ibid., p. 229.

⑤ “sage philosophy”还被翻译为“智慧哲学”“智者哲学”“圣人哲学”等，本文采用了李安山教授的翻译。参见李安山：《当代非洲哲学流派探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0 年第 2 期，第 136—149 页。

⑥ Henry Odera Oruka (ed.), *Sage Philosophy: Indigenous Thinkers and Modern Debate on African Philosophy*, Leiden: E. J. Brill, 1990, p. xviii.

⑦ 奥鲁卡 1990 年出版了其最终研究成果《贤人哲学：非洲哲学中的本土思想家和现代争论》，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书中只有访谈记录，没有总结和提炼。

念体系，即便是所谓的“非洲中心主义”（Afrocentrism）论述也是如此。这些西方知识框架和概念体系在非洲已经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它们似乎成为非洲人必然的思维方式，非洲人有意或无意地都在使用，而非洲自己的世界观和传统思维方式却被排斥在理性思考之外。所以，姆丁贝提出几个迫切问题：第一，非洲研究意味着什么？第二，非洲研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依赖西方知识的现实？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极度弥散的非洲文化中重建非洲传统？^① 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的回答，非洲哲学研究就会如维雷杜所说，沦为“沉迷于那些昔日殖民压迫者的哲学”^②。

专业哲学研究实践中的去历史化操作

非洲哲学研究中的“去历史化”是指研究者为了批判知识殖民化恶果，在研究过程中有意忽略甚至主动批判非洲不完整的历史传统，以追求哲学普遍性的做法。研究者希望直接与西方哲学研究同步，尤其是以文本为基础的哲学论证方式。洪通吉的立场具有代表性，他说：“使用‘非洲哲学’，我意指一系列文本，尤其是由非洲人撰写并且作者本人称之为哲学的文本。……因此对我们来说，非洲哲学就是一系列不可否认的文献，这些文献在过去30年间不断积累。”^③ 以这段话的发表时间1983年计算，非洲哲学的出现也不过就是二战前后的事。

不可否认的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非洲哲学”依然是传教士、人类学家和政治家们主导下的思想附属品或者行动工具，表现为非洲本土的区域文化、传统智慧及其中包含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尚不能算作专业哲学研究。要建立“非洲哲学”，专业哲学研究者认为必须从源头上进行一系列辨析和澄清。早期如克瑞亥（F. Crahay）将“哲学”解释为一种反思，具备以下特征：“明确性、分析性、绝对反思性和自我反思性，原则上的系列性、开放性，基于人类生存现状和生活经验，展现意义和价值。”依此判断，早期研究中整理出的“非洲哲学”只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生活表达和经验描述，因为缺乏反思，其内容难免只是一种臆想，是非理性的。“因此坦白地说：如果我们不希望在非洲哲学研究问题上妥协，不想因为混淆哲学的专业属性和其一般使用而将它简化为一种世界观的话，必须承认

①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0.

② Kwasi Wiredu, *Philosophy and an African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8.

③ P. J. Hountondji, *African Philosophy: Myth and Reality* (2nd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1996, p. 33.

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班图哲学。”^① 那么“非洲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克瑞亥列出 5 个条件：（1）有一批生活于非洲并秉持开放精神的非洲哲学家；（2）有一些历经跨文化传播依然有效的哲学遗产；（3）有非洲特有的价值观；（4）反思意识和神话意识明确分离；（5）基于非洲现实对学者的倾向加以审查。^② 这些条件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非洲仍未完全具备。至 1998 年茵博（S. O. Imbo）出版《非洲哲学简介》^③ 时，类似要求仍然被重复，可见这些条件的建构仍在继续。

反殖民是非洲哲学研究的应有之意，但是在专业哲学家维雷杜看来，反殖民的同时也应该去愚昧。为推进非洲哲学的专业化进程，维雷杜提出“概念去殖民化”（Conceptual Decolonization）主张，要求“非洲人摆脱那些无法在恰当反思之下存续的源自殖民时期的概念模式”^④。具体做法就是首先将已有概念置于本土思维中进行细致审查，然后再基于某个独立的依据对其加以评估判定。需要被审查的概念包括现实、存在、对象、实体、属性、真理、事实、信仰、知识等。^⑤ 但是，维雷杜同时强调，其本意并不是要去除这些概念，如果经过审查和判定，某个概念依然可以继续使用，那就继续使用，就像一位非洲人经过反思之后依然认定基督教优于非洲宗教，那么他便应该坚持基督教信仰。不仅如此，概念去殖民化是一个双向操作过程，既去殖民化，又去愚昧化，后者要求审查并破除渗透于现代非洲思维中那些“令人厌恶”（unsavoury）的非洲本土传统。维雷杜是“最早提出非洲文化并不能等同于非洲哲学”的学者，^⑥ 他认为非洲社会是当时世界上最接近于“前科学”发展阶段的社会之一，从发展阶段来看，非洲无疑是落后的，所以非洲哲学研究要勇于批判自己的传统。针对概念去殖民化，南非茨瓦尼科技大学（Tshwa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欧莎（S. Osha）评论道：“这样的方法当然有意义，但同时却很难设想这一方法的生命力在哪里。即便为了适应非洲的情境而对西方哲学问题加以重构，我们仍然看不出如何使用非洲思想体系专属的逻辑或程序来支撑非洲哲学中的认识论立场。就此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概

① F. Crahay, *Le décollage conceptuel: conditions d'une philosophie bantoue*, 1965. 原文法语，转引自 V. Y. Mudimbe, *The Invention of Africa: Gnosis, Philosophy, 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69.

② Ibid., p. 170.

③ 书中提出的要求包括：开放性、怀疑态度、系统方法、理性证实和普遍性。参见 S. O. Imbo, *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Philosoph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④ Kwasi Wiredu, “African Philosophy in Our Time,” in K. Wiredu (ed.), *A Companion to African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 13.

⑤ Kwasi Wiredu, *Cultural Universals and Particulars: An African Perspectiv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37.

⑥ 李安山：《当代非洲哲学流派探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0 年第 2 期，第 143 页。

念操作的研究方法最终会沦为毫无出路的认识天赋主义 (Epistemic Nativism)。”^①

非洲专业哲学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应该是洪通吉。他专注于哲学研究，被誉为世界性的思想者。^② 洪通吉年轻时曾在久负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专修哲学，并受教于德里达、阿尔都塞、利科等著名哲学家，博士论文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研究对象，在导师利科的指导下完成。洪通吉以《班图哲学》为靶，严厉批判了早期非洲哲学研究中“朝向过去”的做法。^③ 洪通吉认为《班图哲学》的深层理念被广泛接受，即一定存在某种为班图人共享但他们却不自知的隐藏哲学，于是发掘这一隐藏哲学成为很多非洲学者开展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在洪通吉看来，长此以往非洲哲学研究就变成对非洲先定原则的探寻和解读，这些原则决定了非洲的传统和非洲人的行为。他对此深表担忧，认为非洲哲学研究者普遍误解了自己的使命，他们以为自己是要去重建已经存在的过去，并因此谨小慎微，不敢有半点偏离，生怕重建不成，反被视为背叛。洪通吉同时批判了唐普尔的学生卡加梅。他赞赏卡加梅的学术能力，但认为他将哲学研究建立在“砂砾”之上，因为其依据的“约定俗成的记录”主要指班图口头使用的习语、传说、诗歌等，对这些口语材料加以收集、整理、记录无疑重要，但不具有哲学意义。洪通吉还认为，卡加梅依据班图原始材料来提炼哲学“非洲性”的做法，让他被禁锢于意识形态神话 (Ideological Myth) 的囚笼中，因为这种做法追求发现传统、恒定、共享的非洲哲学，就其实质而言，“无异于列维-布留尔‘原始心智’的翻版。”^④ “不幸的是，卡加梅并不孤单……非洲哲学家们的大量精力都被倾注于确定此类原始、专属的非洲哲学。”^⑤ 非洲哲学研究必须走出对传统的依恋，以文本为手段，直接同步世界哲学研究。

本土哲学、所在哲学与文明多样性实践

看似都是“本土”哲学，非洲哲学却不同于西方哲学或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一词中的“西方”与其说是对哲学的限定，不如说是对哲学起源的一种标识。以罗素《西方哲学史》为例，虽然名为“西方哲学史”，但罗素在绪论中提

① Sanya Osha, “Kwasi Wiredu (1931—)”,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iep.utm.edu/wiredu/#H3>, accessed January 15, 2025.

② F. Dübgen, S. Skupien, *Paulin Hountondji: African Philosophy as Critical Universalism*,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19, p. 8.

③ P. J. Hountondji, *African Philosophy: Myth and Reality* (2nd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④ Ibid., p. 43.

⑤ Ibid., p. 44.

出的两个问题却分别是“何为哲学”和“何谓哲学史”，全书除了必要的时期和人物之外，几乎未再提及“西方”一词。^①“哲学”在中国亦是一个舶来词，1895 年前后，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的《学术志》中首次使用“哲学”一词，^②1912 年北京大学设立哲学系，哲学学科在中国正式建立。中国哲学设立之前曾有过多次激烈争论，张之洞等人曾建议大学取消哲学，王国维则力主大学设立哲学学科，并强调哲学追求真理，中西皆同，哲学可以兼容中西、超越民族。^③至 1919 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态度来“治中国哲学史”，备受蔡元培等人推崇，中国哲学概念开始俘获人心。1934 年冯友兰出版《中国哲学史》，以哲学之名完整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思想史，受到普遍认可，中国哲学由此深入人心。中国哲学经 20 多年就被接受，不到 40 年就能深入人心，这虽然与当时民心思变、一心图强的时代背景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并不是从无到有，经史子集，中华学术实践何止千年。与其说胡适、冯友兰等人创立了中国哲学，不如说他们成功提炼了中国传统思想，并以“中国哲学”之名构建了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学科。

非洲之于“非洲哲学”却是一个沉重责任，如凯塔所言，“在非洲语境下，哲学理论家们建立现代非洲哲学时必须思考该哲学对推动现代非洲文明的发展有何裨益。”^④责任意味着限定，越沉重的责任意味着越严格的限定。作为非洲哲学中的限定语，非洲限定的是身份，而这一身份建构对非洲而言如此重要且迫切，以至于非洲哲学的判定标准不断涌现。齐马克兰概括了 9 种不同的标准，归纳起来可分为 3 类：（1）地域限定，要求哲学研究发生于非洲大陆；（2）人员限定，要求研究者为非洲人；（3）内容限定，要求内容源自非洲或者关于非洲。^⑤但是，这些诸多限定扭曲了非洲哲学的内涵。中国哲学并不一味强调哲学的中国身份，更注重中国思想的哲学属性和哲学贡献，哲学构成了对中国思想的阐释和解读；西方哲学与西方对世界的认识同步发展，展示了西方人发现问题、探索世界、追求智慧的历程和成果。非洲哲学一直深陷于对非洲属性的渴求，存

①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

② 转引自干春松：《儒学的近代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15 页。

③ 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6 页。

④ Lansana Keita, “Contemporary Africa Philosophy: The Search for a Method,” *Diogenes*, Vol. 33, No. 130, 1985, p. 155.

⑤ 具体而言，这些标准分别是：地理起源标准、多选标准、内容真实性标准、非洲经验标准、视角标准、过程标准、共同体标准、文化依赖标准和逻辑标准。参见 J. O. Chimakonam, *Ezumezu: A System of Logic for African Philosophy and Studies*,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19.

在争议也多是因为对“非洲”的理解和期待不同。为走出困境，推动文明多样性实践，可以尝试推动非洲与哲学互动，不再纠结于“有没有非洲哲学”“什么是非洲哲学”等问题。这些问题过于强调特殊性，容易从一开始就将非洲哲学他者化。我们可以尝试换个角度提问“在非洲研究哲学会怎么样”。

詹斯（B. B. Janz）将“有没有非洲哲学”之类的问题及其研究称为“空间哲学”（Spatial Philosophy），^①非洲学者希望通过对“有没有”或者“什么是”的证明来建立并维护属于非洲的智慧领域。与此相对，“在非洲研究哲学会怎么样”之类的研究被称为“所在哲学”（Philosophy – in – Place）。“所在哲学”不以确认身份、维护地盘为目的，而是注重哲学研究实践在非洲的开展，强调哲学研究与非洲本土社会生活的有机融合。“所在哲学”是自下而上的研究，立足非洲现实、提出非洲问题，希望基于非洲情境开展新的哲学思考，促进哲学学科的新发展，为世界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所在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是问题，即源自社会现实的真实问题。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唯非洲才有的全新问题，也可能是世界上其他问题的非洲形态，既可能出自历史，也可能源自现实。历史和现实是一个统一体，基于所在哲学的视角，历史与现实都是哲学研究的场域和发现问题的源头。所在哲学从问题入手，“把历史描述为一个‘尚未完成的’现实，其虚拟状态赋予现在以历史的维度。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去变成一种需要，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储物库，现在则变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②哲学研究要正视历史，并从历史及其当代呈现中发现真实的研究问题。奴隶贸易、殖民统治、经济掠夺，这些是非洲的痛苦经历，却也构成了非洲现实的一部分，非洲哲学问题同样孕育其中。以此为出发点，非洲所在哲学首先不是专业学科及其知识体系，也不是非洲学者希望借以自我证实的工具，而是一种思考的路径，创造了正视问题的机会和持续努力以解决问题的可能。

问题需要整合，需要契合社会发展大势。非洲之“大势”在早期表现为反殖民、求独立，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则表现为促和平、谋发展。西方国家在殖民时期强行植入各类民主、自由观念和各種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这些观念和制度脱离非洲实际环境却仍被视为唯一典范，看似能帮助非洲实现从原始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发展跳跃，实则预先阻止了非洲依靠自身发展走向现代的进

① 参见 Bruce B. Janz, *Philosophy in an African Place*,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9, p. 213.

② [德] 让-戈德弗鲁瓦·比迪玛：《关于非洲生成的哲学概念》，水金译，《第欧根尼》2001年第1期，第42页。

程。^① 发展进程上的断裂和认知上的鸿沟造成非洲社会动荡，是非洲大陆至今仍冲突不断、发展受阻的重要原因。泰沃称西方殖民对非洲发展历程的阻断为“社会冷冻法”（Sociocryonics），西方殖民者通过直接植入西方思想和体制冻结了非洲自身的社会发展形态，切断了非洲历史，割裂了非洲传统，同时也否定了非洲各地、各民族的个性化形态和本应出现的多样化发展路径，更剥夺了非洲人民自主决定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的权利。

哲学需有自己的根基，却不需要恒久的问题。非洲哲学研究仍然备受争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扎根非洲实践并提出有价值的新问题。采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本无可厚非，但西方哲学原先追寻的问题就会随之被移植，表现为非洲学者也急于依据非洲经验来回答“何为存在”“如何认识”等基本哲学问题。哲学经典问题自有其价值，但更多的问题需源自所在之地，它们不具有先验属性，而是扎根于现实经验。以当下的发展为例，2022 年美国 Open AI 公司发布 ChatGPT，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的突破立即引发诸多思考，形成新的哲学问题，也期待实现新的认识突破。所以，哲学的普遍性不在于认识结论的普遍性，而在于研究视角和思考方式的普遍性，或者换言之，在于提出问题、应对问题方式的普遍性，这也是文明多样性实践的可行路径。任何一个持续存在的人类社会都会进行哲学思考，哲学研究者越是了解所在之地，就越有能力提出新问题，生成新想法，越有能力开展所在之地哲学和其他区域哲学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就越有可能为哲学普遍性和文明多样性作出贡献。不同区域哲学之间需要对话，对话之初可能只会发现差异且引发争论，但坚持对话就会找到共识。如迪菲（T. J. Diffey）所说，即便同样对于康德而言，大陆哲学中的康德和英美分析哲学中的康德也不尽相同，^② 但随着交流深入，当不同的“康德们”相遇，它们就会如情同失散多年的手足，在交流与融合中开启新的哲学研究旅程。

1977 年《元哲学》（*Metaphilosophy*）杂志专门刊发了一期特刊讨论哲学中的“国际主义”，旨在追问：哲学是否能够吸纳或者解释本地化哲学，如果能够，如何做到？该期特邀编辑舒斯特曼（R. Shusterman）在导读部分解释了 3 种理解哲学国际主义的模型：第一种，存在一种由强势语言和主导文化构成的传统，在其支配下统一文化多样性以推动世界思想的发展；第二种，尝试接受并弥合差异性以便实现国际融合与合作对话，从而使不同传统在整体中得以保存；第三种，国家和文化差异根本无须克服、调整或者尊重，这些与哲学中真正重要的东西无

① Olúfẹ́mì Táíwò, *How Colonialism Preempted Modernity in Af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T. J. Diffey, “The Question of Internationalism in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Metaphilosophy*, Vol. 28, No. 4, 1997, p. 323.

关，如果我们视哲学为寻找普遍特征和人类真理的纯粹理性活动，那么即使根植于某一文化传统，好的哲学也应该就是国际主义的。^① 第一种模型不可取，第三种模型可遇不可求，第二种模型值得尝试。本土哲学需加强国际交流，促成多元对话。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非洲哲学既缺乏坚实的研究基础，更缺少对话伙伴和对话平台。几个世纪的殖民历史已经让非洲社会面目全非，在国家治理、经济形态、社会组织等方面，西方宗主国对非洲国家的渗透无处不在，非洲仍然缺乏话语权。当独立最终实现，非洲学者们开始建构非洲知识图谱和话语体系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经历了“社会冷冻”和生硬移植之后的混乱现状。在此背景下，非洲哲学研究者越是强调非洲的特殊之处，就越有可能被贴上“愚昧”“落后”的标签。

对于多数西方人来说，是否认可非洲哲学不是一个学科建设问题，而是一个心态问题，他们更愿意相信，“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整个非洲是野蛮混乱的……是他们把文明带给了被关在伊甸园大门外的人民。”^② 以拯救者身份来到非洲的西方人从一开始就视非洲人与自己不同，随后殖民掠夺更需要刻意强化非洲人低人一等的“他者”定位。在现有“他者化”视角下，以空间、内容对非洲性的勾勒经常是有目的的牵强附会。举例来说，无论是西方传教士身份的唐普尔，还是非洲本土哲学家卡加梅、姆比蒂等都将祖先崇拜视为非洲文化的本质特征；又比如研究者依据对尼日利亚约鲁巴（Yoruba）、加纳阿坎（Akan）等文化的调查，将“人皆有其命”视为非洲人对人性的独特哲学思考。维雷杜认为，“无论真实情形到底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很多非洲哲学家似乎都把相对主义当作通往哲学自尊的通途。”^③ 实际上，即便是基于中国人的视角，这些所谓“非洲特征”对我们而言也并不陌生。因此，非洲哲学研究的任务不是去“异化”自身的这些特征，更不是绞尽脑汁地将它们解释成西方哲学可接受的知识内容，而应该将这些现象纳入非洲的生活实践，解释它们对于非洲人生存、生活的适用之道。西方人污蔑非洲哲学是迷信、巫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任何一种不建立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的信念，任何无益于人类生存实践的信念，都不会得到传承和发展。

一方面，以异化为手段的相对主义研究是非洲哲学研究者的盾，用以守卫非

-
- ① 转引自 Bruce B. Janz, *Philosophy in an African Place*,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09, p. 230.
② 巴希尔·戴维森,《非洲史》,格拉纳达出版公司1974年版,第16页,转引自[喀麦隆]邦迦苏·吉沙尼,《欧洲人和非洲人心目中的非洲哲学》,易将译,《第欧根尼》1986年第1期,第95页。
③ Kwasi Wiredu, “African Philosophy in Our Time,” in K. Wiredu (ed.), *A Companion to African Philosop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 13.

洲哲学的空间领地，保持非洲哲学的他者身份；另一方面，它也是非洲哲学的矛，用以反击西方哲学的刻意贬低。兼为“矛”和“盾”的非洲哲学可以走向国际主义吗？不能！不打破自身的狭隘就无以走向世界，不和其他哲学广泛交流就无以为哲学国际主义作出非洲贡献。哲学要追求普遍性，这是哲学的目标；然而哲学不能没有差异性和多样性，否则哲学就丧失了内在张力和发展动力。差异与多样性应该是哲学研究国际主义的起点，即从所在之地的差异化现实开始，从所发现的具体问题开始。“对于欧洲和亚洲社会的历史进程的研究表明，重大的意识形态争论始终是与工业革命的不同阶段联系在一起，也是同受惠于技术进步的国家中的社会变革（包括思想方式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研究证明，在非洲从事知识活动的人也肩负着同样的使命。”^① 非洲大陆已经实现民族独立，正在艰难推进社会发展，此时维护差异是一种责任，但固守差异就会成为负担。作为所在哲学的非洲哲学必须秉持开放态度，关注现实，直面问题。

所在视角之下，非洲哲学既是一门学科，也是推进文明多样性的实践路径。人类的生活实践不会停歇，人类的哲学思考也会不断向前推进，其本质无非是对智慧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个所在之地都会作出自己的贡献，而哲学世界主义就是这些贡献的汇集。没有一个所在哲学是可有可无的（就其贡献而言），正如没有一个所在哲学是不可或缺的（就其存在空间而言）。我们相信非洲哲学已经走过了挣扎求生的初创期，其作为一个概念已经客观存在，即便争议不会停歇，走过初创期的非洲哲学必须回归非洲现实。发展阶段的差异和生活场景的多样会引发新的问题，生成新的哲学思考，从而造成非洲哲学和其他所在哲学之间的差异。但如果不再视差异为特殊，不再视空间为隔阂，那么差异本身就构成了发展所需的张力。这与陈来提出的“多元普遍性”^② 有诸多相通之处，每一种文化、哲学都有其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只是因为社会历史等条件不同，有些文化中的普遍性因素得以充分发展，另一些文化中的普遍性因素发展受限未得到有效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让根植于中国文明中的普遍性观念充分展示，具有了世界意义。非洲文明的普遍性意义也必须依据并扎根于非洲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① [尼日利亚] 朗萨纳·凯塔：《当代非洲哲学——对一种方法的探索》，阿劳译，《第欧根尼》1985 年第 2 期，第 45 页。

② 参见陈来：《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普遍性》，载陈来：《孔夫子与现代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5—291 页。

结 语

非洲哲学研究给我们以深刻启示。本质化、知识殖民化和去历史化的研究倾向和做法反映了非洲学者的明确诉求，表现为一系列自我限定。其中，本质化限定研究对象的“非洲”归属，知识殖民化限定研究内容的“学科”性质，去历史化限定研究成果的“现代”指向，三者共同体现了非洲学者建立非洲现代知识体系，以推动非洲社会发展、促成世界文明多样性格局的迫切意愿和切实努力。与此同时，本质化、知识殖民化和去历史化的倾向和做法也是非洲研究者普遍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他们急于自我证实却又迟迟得不到西方认可，因此出现了一面自我固化、一面又委曲求全的双重表现。

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我们也曾面临和非洲相似的困境，“近两百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在西方这个唯一他者的对照下进行自我定位，西方强、我们弱，西方科学发达、我们科学落后但人文传统强大，西方张扬、我们内敛，如此等等。”^①一定程度上，我们也曾陷入与西方的对立，也曾急于将自己塑造成不同于西方的他者，也曾所见皆是东西差异和敌我之分，也曾缺乏文化自信，这严重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走出了一条以我为主却又兼收并蓄的发展道路，让世界意识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不是唯一，中国是另一种选择，世界各国也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最终会引导世界格局从单极走向多极，推动文明多样性实践也将愈发重要。

（责任编辑：陈雅慧）

① 王俊：《汉语哲学视野中的“非洲出场”》，《中国投资》2018年第24期，第94页。

The Dilemma of African Philosophy Research and the Practice of Civilization Diversity

Hu Pengzhi

Abstract: After 8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study of African philosophy has not been successful. This is evident not only in the ongoing controversy over the term “African philosophy”, but also in the tendencies within its research that exhibit essentialism, knowledge colonialism, and dehistoricization. Essentialism reinforces the role of “otherness” of African philosophy and the African civilizations in general, while knowledge colonialism leads to an excessive dependence of African disciplines on Western frameworks. Dehistoricization distances the modern development of Africa from its tradition. The subjective reasons for these tendencies stem from a lack of cultural confidence among African scholars; objectively, African scholars have not been able to raised valuable new questions based on African social practices. Their eagerness for self-validation is often met with a lack of global recognition, resulting in a dual practice that both solidifies their self-identity and compromises their position.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momentous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the global landscape is shifting from unipolarity to multipolarity, making the practice of civilization diversity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uch practices must be grounded in the “reality-in-place” and conducted through “bottom-up” research approaches. From this perspective, African philosophy is not only a discipline but also a practical pathway for advancing civilization diversity, necessitating a focus on African realities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African problems. The more philosophical researchers understand their “reality-in-place”, the better equipped they are to propose new questions, generate innovative ideas, and engage in constructive dialogue between philosophy-in-place and those philosophy from other regions, thereby contribute to philosophical universality and civilization diversity.

Keywords: African philosophy, civilization diversity, essentialism, knowledge colonialism, dehistoricization

Author: Hu Pengzhi, Professor of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oxing University, PhD in Philosophy (Shaoxing 312000).